

# 特寫文學人

◎朱嘉雯、陳國偉

## 朱天文： 來自天堂的文學



朱天文提供

根據金賽性學報告指出，將近四成的青春後男性有同性戀情慾的亢奮經驗。朱天文以男性中年同性戀者孤絕獨存的處境為題材，於

一九九四年推出歷時三年完成的《荒人手記》，並獲得第一屆時報百萬小說大獎。九九年，這部小說由葛浩文及其夫人林麗君合譯，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，四月間正式與美國讀者見面。爲了新書發表會，朱天文赴美闖蕩國際文壇，在科羅拉多大學、哈佛大學、洛杉磯加州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等校，以及當地華文協會與中華文化中心分別講演〈來自遠方的眼光〉、〈向困難處去〉和〈廢墟裡的新天使〉等。哥大教授夏志清對於朱天文這「來自天堂的文學」推崇備至。

新書援用基督教聖者聖西巴斯堅遭亂箭射死的圖像爲封面，這個遭到砍頭的裸男形象，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被視爲青春愛與死亡的信仰，到了二十世紀衍生爲具有同性戀意涵的符號。小說提及希臘阿波羅神殿的戰士們爲了傳承勇氣而進行肛交，所以津液塗抹眾體及自己的身體，便成爲一種權力宣示的儀式。朱天文以女性作者的身分，用豐富的敘事語言，將敘述者與八位男子之間初戀、追求乃至拋棄等同性戀者的內心世界，融進交錯的時空與大量的知識場域，企圖剖視裝在陽性身體裡的陰性靈魂，進而論證陰性即神性，亦是一種權力。朱天文反省這部小說出於她這個在台灣用羞恥心養成的最後一代，遇到在羞恥心與忝不知恥勢均力敵的時刻，經歷台北的世代轉型中所產生的情與色的交匯。小說裡敘述者對陰性同性戀身分的認同，被評論者解讀爲台灣文化邊緣的

女性官能宣言。作者藉由喪失生命、喪失男性地位的絕對孤絕狀態，揭示人類社會中性與權力的追逐。

早在二十年前，朱天文即以繁複纏綿的修辭，在胡蘭成的調教與三三文學社團其他好友手足的習染下，抒發她對詩禮江山的烏托邦式想像。一九八二年後，她的文學風格開始逐漸轉型，從風流倜儻的中國情懷進入紅塵金粉的情山欲海，九〇年以後，她一次又一次地描寫各形各色青春逝去的故事，青春不再，最易感受到的是滄桑，世紀末的朱天文於是越發老練蒼涼，無形中印證了張愛玲的「蒼涼」美學。據朱天文自述，《荒人手記》原題為「航向色情烏托邦」，論者紛紛解釋烏托邦的傳統，認為唯有道家的生命及自然觀可以互為呼應，而朱天文的「絕對陰性」又比道家的「脫離中心」更進一步地推倒一切陽性典章。其實道家的主題在於「解消」一切人為制度，若論及陰陽對立，甚至以陰性感官、知覺來推倒陽性社會，並予以重建，則又脫離了道家思想的陰性傳統。朱天文以陰性男同性戀者間的私密情事所建立起來的烏托邦，若真要尋找她的基調，則該是從《牡丹亭》、《紅樓夢》到張愛玲以降這一愛欲百轉、緣起緣滅、色相寂空之自我消耗的耽美姿態。證諸作者自述她撰寫《荒人手記》時原以曹雪芹的手抄傳閱形式為前導，可知朱天文的文學源流自有來處。

完成美國之行後，朱天文再因〈伊甸不再〉收入日本國書刊行社出版的《台北故事》小說合輯，於七月間赴日打書，並前往東京郊區福山墓地憑弔三三導師胡蘭成。回憶起當年切磋文藝的桃花源，如今的朱天文早已將年輕時「沒有名目的志氣」在人生的千劫萬化中，轉嫁為介在參透與看破之間的自戀與莊重。（朱嘉雯）

## 李喬： 接任台灣筆會會長



李喬提供

以《寒夜三部曲》聞名台灣文學界的作家李喬，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，獲得由文學台灣基金會與《民眾日報》合辦的第三屆台灣文學獎特別頒發「台灣文學獎——長篇小說成就獎」，以表彰他在長篇小說創作上的貢獻。

綜觀李喬的文學創作發展，可得知他的獲獎不是偶然。李喬出身於貧農家庭，造成他對於土地、貧民特別的關注，所以當他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為素材，刻畫先民如何為土地奮鬥的大河小說《寒夜三部曲》時，便呈現出一般作家無法達到的深刻。延續著李喬對於庶民社會的譜寫，以及宗教意識的關懷特色，讓這部大河小說閃爍著文學史的小說典範光芒。

而李喬最為人所知的，也正是他這代表作《寒夜三部曲》。直至今日，每年仍有非常多人